

VANISHED

绑 架

[美] 丹尼尔·斯蒂尔 著
张振成 译

营造经典的爱情故事
描写真实的社会生活
世界第一畅销书女王

Danielle Steel

北方文艺出版社

VANISHED

绑 架

[美] 丹尼尔·斯蒂尔 著

张振成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7—0050

©1993 by Danielle Steel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钟 嵘 冰 冰

责任印制:刘玉龙

绑 架

Bangjia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张振成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字数 235 千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317-1053-6/I·1032 定价:18.80 元

第一章

酷烈的寒风灌进他的衣领，正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台阶上缓缓前行的查尔斯·狄劳内脚下不禁微微有些不稳。此时此刻，离圣诞节还有两周。他已经忘记了十二月的纽约是怎样的寒冷。几周前他才回到纽约见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现在已是八十七岁高龄了。他的母亲离开人世也已经有些年头了。她离世的时候，他才十三岁。他对母亲的全部记忆就是她很美，也很温柔。他的父亲年老多病，长年卧床，身体十分虚弱。律师要求他回家，至少在家住几个月，处理一下家族的事务，使其归于正常。他没有兄弟姐妹，狄劳内家族的事务全都落到他一个人的肩上。遍布全州的土地、纽堡和纽约附近的巨大产业、曼哈顿闹市区的一些很重要的房地产，这些财富不是他查尔斯积累起来的，甚至也不是他的父亲积累起来的，是他们的祖辈们聚敛起这大笔的财产。查尔斯对这些财产没有一丁点儿的兴趣。

他的脸显得很年轻，但岁月的风霜已在上面留下了痕迹，显示出他所经受的痛苦和战斗的磨炼。他在西班牙度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时光，在那里为了一个事业而战斗。这个事业并非属于他个人，但他对它寄予了深深的关注。他很少关注过什么，这是其中的一件——一件他真正为之狂热的事情。差不多两年前，在一九三七年的二月，他参加了林肯旅，为反法西斯而战。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呆在西班牙，参加各种战斗。八月份，在甘德萨附近的埃布罗战役中，一次激烈的正

面交锋使他受了伤。这不是他第一次受伤，大战的最后一年，十五岁的他离家出走，参军投入了大战，在圣米埃尔，他的腿就负过伤。那时，他的父亲曾经对他大光其火，但现在老人已无能为力了。他不了解这个世界，不了解他的儿子。对西班牙的战争，他更是一无所知。他甚至已认不出查尔斯来了。也许就在他看着沉睡在大床上的父亲的时候，查尔斯就想：这样或许更好。否则他们也许会争吵，会反目。父亲会恨儿子现在的样子，恨他那些关于自由的思想，甚至恨他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他的父亲始终不同意他到国外生活。对于晚年得子的父亲来说，查尔斯想要在国外生活，到欧洲去胡闹，简直是不可原谅的事情。一九二一年，十八岁的查尔斯回到欧洲，从那时算起，他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十七年了。这些年里，他偶尔为朋友打打工，或者卖掉他年轻时偶尔写下的短篇小说。近几年来，他主要靠自己很充足的信托基金生活。他的收入总是让他烦恼。“没有哪一个正常的人需要这么多钱。”有一次，他曾经对他的一位密友这样诉说。几年内，他把收入的大部分捐给了慈善事业。但当他的某一短篇小说为他带来一小笔收入时，他仍然会表现出极大的快乐。

他曾在牛津大学上过学，后来又去巴黎大学学习，最后，他去了佛罗伦萨。那些日子里，他的行为很有些放纵。他喝优质波尔多葡萄酒，只要他还买得起，他就一定要喝。偶尔也喝苦艾酒，与一帮迷人的女郎一起欢宴。在欧洲度过很不节制的三年之后，二十一岁的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人了。他结识的人，别人只能在书上读到；他做的事，别人做梦也无法企及；他见到的女人，别人仰慕却难以一亲芳泽。那时……玛丽埃勒出现了……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一个他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再记起的故事。关于她的记忆依然会让他感

到太多痛楚。

有些时候，特别是他处于危险和恐惧之中，当他睡在某处战壕里，子弹呼啸着掠过头顶的时候，她就会走入他的梦中，关于她的记忆就会复活……她的脸……那双无法忘却的眼睛……她的双唇……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像是受了重创一样满脸无尽的悲哀。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差不多有七年了。七年了，不能见到她，触摸不到她，无法拥抱她……甚至根本不知她在何方，也无法让自己忘掉这一切。一次，他受了伤，认定自己必死无疑，便放纵自己沉入回忆之中。医生们发现他倒在血泊中昏迷不醒。但当他醒来时，他敢发誓他看到她了，她就站在医生们的背后。

他们在巴黎相遇时，她只有十八岁。她有一张美丽而富有生气的脸，看上去就像是画工之笔刚刚画就。当时，他二十三岁，与朋友在咖啡馆里喝咖啡时看到了她。他看着她，全部身心立刻被她吸引住了。她的目光仅仅是向他瞥了一眼，他便发现，她有一张十分淘气的脸。接着她跑开了，回到了她的宾馆。但他后来在一位大使举行的晚宴上，又一次见到了她。他们很正式地互相作了介绍，一切都很谨慎，只有玛丽埃勒的眼睛里仍然闪动着调皮的光波，让他感到十分不安。她的父母很不喜欢他。她的父亲是一个严肃的人，比他的妻子大很多。他知道查尔斯家族的名望。她的父亲与他的父亲是同龄人，查尔斯想他们也许互相都了解一些对方的情况。她的母亲是半个法国人，在查尔斯看来，她的举止非常得体，却又那么单调乏味。他们把玛丽埃勒拴得出奇得紧，要求她每分钟都殷勤地侍候在他们身边。他们不了解她已经是一个颇解风情的女子了，也不知道她是多么富有情趣。但是她同样也有严肃的一面。查尔斯发现自己可以整小时地与她交谈。她

在大使馆里发现他时非常愉悦，记起曾在咖啡馆里见过他，虽然直到很久以后他与她逗笑时，她才承认这一点。他被她迷住了，她也为他着迷。对她来说，他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年轻人，不像她所认识的任何一个男人。她似乎想了解关于他的一切，他从哪儿来，为什么他会在那儿，他怎样学会说一口漂亮的法语的。一开始她就被他想当作家的雄心和能力所打动。她画过一些画，最初她向他透露这一点时还很羞涩。后来，当他们互相了解得更深一些的时候，她向他展示了一些惊人的好画。但是那第一个夜晚，让他们感到彼此吸引的，既不是文学的魅力，也不是艺术的真谛，而是他们灵魂深处的某种东西，把他们不可改变地拉到一起。她的父母也注意到了这些，她的母亲看到他们互相交谈了一阵之后，就想把玛丽埃勒拉走，把她介绍给其他应邀而来的年轻人。但查尔斯如影随形，跟在她的身后，如同一个缠住了她的幽灵。

第二天下午，他们在德·摩高相见，随后沿着塞纳河畔长时间地散步，就像两个淘气的孩子。她向他诉说着自己的一切，她的生活，她的梦想。她跟他说她期冀有一天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与她爱恋的人结婚，生九个或十个孩子。他对这些倒不怎么感兴趣，但却对她着迷。这位姑娘的身上有一种短暂、柔弱却又是美好的东西，而这种东西的下面又蕴蓄着一种强烈的、富有生机、充满活力的事物。她就像是放在精心雕刻的白色大理石之上那美妙的花边。甚至她的皮肤都同他刚从美国来到佛罗伦萨时看到的雕像一样，有着半透明的质地。她聆听着他的写作梦想，眼睛就如同那深蓝色的宝石，闪动着迷人的光。他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出版一本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她似乎理解这一切，似乎很在意每一件与他有深切关系的事物。

她的父母带她去迪奥维勒，他便跟到了那儿，后来又追踪到罗马……庞贝……卡普里……伦敦，最后跟着回到巴黎。她去的每一个地方，他都有朋友，他都可以很方便地出现在那里，尽可能经常地陪她一起散步，或护送她去参加舞会，同她的父母一起度过极其枯燥的夜晚。但现在对他来说，她就像吗啡一样让他上瘾，不管他在哪儿，也不管他去哪儿，他知道他不能没有她。苦艾酒从未像这个姑娘这样让他迷醉其中。还不到八月份的时候……在罗马……就在她凝望他的时候，她的双眼充盈的是同样不可遏止的激情。

她的父母对他很有些不安，但他们毕竟了解他的家庭。他彬彬有礼又才华横溢，他是一笔巨大财富的唯一继承人，这是一个很难让他们置之不顾的事实。财富对玛丽埃勒来说毫无意义，但她的父母却因此而心情愉快，这是玛丽埃勒从未想到的事情。她想到的只有查尔斯，他的强有力的双手、肩头和双臂以及拥吻之后他眼睛里跳动的野火，还有他那如同一枚希腊古币一样轮廓分明而英俊的容貌，还有抚摸她的身体时他的双手的轻柔。

他从来不想再回美国，关于这点，他早就解释过。但从他十五岁那年离家出走，参加了战争以后，他和他的父亲就一直不和。再后来，回到纽约就像是一场场的恶梦一般。他感到那个城市对他来说太小，太枯燥，太多限制。有那么多事情要他去做，而这些事中没有哪怕是一件是他想做的。社会规范、家庭责任，还要学习股份、投资和信托，还有他父亲买进卖出的那些将来有一天他要继承的东西。生活本身还有更多的内容。当查尔斯用他细长而轻柔的手指穿过玛丽埃勒那头如绸如丝般红褐色的披肩秀发时曾经对她这样解释过。她是个高个子女孩，但她会矮下身来偎依着他。有了他，

她感到了自己的柔小和脆弱，同时也体会到了绝对的安全感。

他们相遇的时候，他在巴黎已经呆了五个年头了。很明显，他热爱这个城市。这儿有他的生活，他的朋友，他的创作，他的灵魂，更有他的灵感。但九月里，她就要从巴黎乘船回家了，回到她父母为她准备的那种平静生活中去，回到她将要遇到的某个男人身边，还有她的那群女友中间，回到她那位于东区六十二号小巧而精致的豪华住宅里。她的家绝对没法和往北离它只有十个街区远的狄劳内家相比，但也是相当不错的……算得上豪华气派……但也同样令人厌烦。她的家也绝对不能同他在巴克大街上从一位没落的贵妇人手中租下的阁楼相比。阁楼下面的整座“贵族旅馆”都是这位贵妇人的房产。查尔斯有一天把玛丽埃勒带到了这儿，在这间阁楼里，他们无所不及，只是没有做爱。是他在最后的关头，用理智战胜了慌乱。他匆忙离开房间，在外面呆了几分钟以镇静自己的情绪。当她整理好衣服，重新平静下来以后，他一脸严肃地从外面回来，紧挨着她在床上坐下。

“对不起……”他的黑发和炽热的碧眼使他看上去更加迷人，但他的脸上也有一种痛苦的神色，这种痛苦的神情总是触动着她的心弦。她从不知道有人会像他这么理智，她从未做过她突然间很想与他一起去做的那件事，她知道自己对他动了情，但她已是情不能禁。

“玛丽埃勒……”他温柔地呼唤着她的名字，她那柔软的红褐色秀发正半遮着她的面颊。“我不能再这样……你让我有点发疯了。”但事实上他也正让她感到疯狂，而且她也喜欢这样。他们在这之前都从未体验过如此美妙的感觉。

当他俯身上前亲吻她的时候，她冲着他微笑，似乎她自己很成熟很智慧的样子。在他靠近她时，他感到自己几乎醉

了。他能够确切知道的唯一一件事就是 he 不想失去她。现在不想，永远也不。现在或以后，他都不想再次回到纽约向她求婚，或与她的父亲谈判。他不想再等哪怕一小时，他现在就要她，就在这个房间里，就在这幢阁楼里，就在巴黎。他想要她永远与他呆在一起。“玛丽埃勒？”他很严肃地看着她，她的眼睛笼上了忧郁的神色。

“嗯？”她很轻的声音。她是这么年轻，但她是这么深爱着她。他很了解她，能够感觉到她强烈的激情。

“你愿意嫁给我吗？”

他听到她在喘息，接着她笑了。“你是认真的吗？”

“我是认真的，上帝作证……你愿意吗？”他害怕起来。如果她说“不”怎么办呢？他的全部生命似乎都取决于她下一分钟的回答。如果她不愿意嫁他该怎么办呢？如果她最终还是想要与她的父亲一起回家又该怎么办呢？如果这对她来说仅仅是一场游戏，那又该当如何呢？但他从她眼睛的神色中知道，他的担心是多么愚蠢。

“什么时候？”她咯咯地笑起来。她是那么激动。

“现在。”他说。

“你不是认真的。”

“我是认真的。”他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就像一只很英俊的幼狮。他注视着她，一只手从前往后梳过他那头黑发。“我是很认真的，玛丽埃勒。”他定定地站住，望着她，他的全身都处于紧张而兴奋之中。“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冲到她的身边，用双臂紧抱她，直到她笑他的行为太荒唐，他才松开她。

“你疯了。”

“是的，我确实疯了。你也是。愿意嫁给我吗？”他又把

她抱得更紧，她嚷着要喊叫，但他仍然把她抱得更紧，她笑了，笑得无法自抑，接着他便吻她，逗弄她，想迫使她在亲吻的间隙从唇间蹦出字来回答。

“是的……是的……是的……我愿意。”她已喘不上气来，他们都笑了。“你什么时候去请求我父亲的同意呢？”她重新坐下，满脸的幸福，但查尔斯的脸上却罩上了阴云。

“他永远不会同意的。如果他同意了，他会坚持让我们回到美国，在那儿开始一种严肃的生活，这样他就可以监视着我们了。”他这时候又像一头笼中的狮子一样，边说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我现在就跟你谈。我不想去请求他的同意。”

“不去请求我父亲，也不回纽约？”她突然担心起来，长而优美的双腿在她面前伸开，他极力克制着自己不去注意这些。

“纽约，确切地……”他没有说下去，而是重新注视着她，他的黑发看上去有些凌乱，他的眼睛好像要穿透她的眼睛。“如果我们私奔呢？”

“这儿？”她惊呆了，他点了点头。他是认真的。她完全了解他，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天哪，他们会杀了我。”

“我不会让他们有机会的。”他紧靠着她坐下，两人都在仔细考虑这件事。“两周之内你们就要起程回国，如果我们打算这么做的话，我们最好迅速行动。”她在心中衡量了一下，仔细地想了想，静静地点点头。她已经知道这是不容选择、不容疑问、不容犹豫的，她愿意随他去那世界的尽头。在他又一次亲吻她的时候，对于这一点，她更加确定不移。

“你认为他们最终会原谅我们吗？”她同样也挂怀着她的父母。同他一样，她也是独生子女，她的父亲年纪已高，他们期望于她的是这么多，尤其是她的母亲。这个冬天之前，他

们把她推进纽约的社交圈子，而现在他们又带着她遍游欧洲大陆，他们期望她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合适的丈夫。在某些方面，查尔斯无疑是这样的人选，至少就其家庭而言是这样。但是不可否认，目前他的生活方式有点古怪。虽然迟早有一天，他会安心做事的，但是那天晚上当她初次向她父亲谈起这个话题时，他父亲建议她等他真的认真做事了再说。

“等等吧，等他回了纽约，看你喜欢他到什么程度，亲爱的。再说，那边还有很多英俊的小伙子等着你去挑选呢。没有必要一头撞在这个人身上。”范德比尔特家族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在那个春天里追了她有一段日子。她的母亲还十分青睐阿斯特家族的一位俊俏后生。但玛丽埃勒现在对他们都没有兴趣，从来就没有过兴趣。她不想等到查尔斯回到纽约。她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回去的；他对纽约甚至美国的态度，再加上他对她父亲的态度决定了他不会那么做。他现在呆在这儿很快活，过去五年里，他在这里的事业也很兴旺，巴黎在他的眼中几乎十全十美，非常适合他。

她父母预定的起航日期前的第三天，他们在克瑞伦宾馆给她的父母留了张纸条，就携手私奔了。她一想到他们会为此伤心就有些负罪的感觉，而在另一方面，她很了解自己的父母，知道他们会为自己嫁给了一位狄劳内家族的人而高兴的。在这点上她并不完全对，只是举出狄劳内家族的名望为他们的私奔遮挡一下而已。但是，这一点也确实让她的父母稍稍有点安慰。她在便条上要求他们不要等她，按时起航就行，圣诞节后，她和查尔斯将回到纽约去看望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如此宽容，他们非常恼火。他们等着这对年轻恋人回来，希望能在这件事变成一件十足的丑闻之前中止这一婚姻，想把整个事件消弥于无形之中。当然，大使知道她做了

什么，因为他们寻求过他的帮助。但他也只知道他们在尼斯结了婚，并于不久前驱车越过边境，进入了意大利。

他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蜜月，从翁布里亚、托斯卡纳、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到科摩湖，他们还冒险进入了瑞士境内，两个月之后，到十月底的时候，他们悠闲地动身踏上了返回巴黎的路。她的父亲仍然呆在克瑞伦。这对蜜月情侣回到巴黎的时候，查尔斯的住所里，正有一张便条在等着他们呢。

玛丽埃勒不敢相信她的父母还在巴黎，但马上她便吃惊地发现他们确实还在这儿等她。两个月的时间，在他们独生女儿私奔这一问题上，他们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当玛丽埃勒与查尔斯手拉着手幸福而安详地出现在宾馆里的时候，他们要求查尔斯马上离开，声明他们上午已递交了要求宣布这桩婚姻不合法的呈文。

“如果我是你，我是不会这样做的。”玛丽埃勒平静地说，她站在他这边的坚定立场使查尔斯脸上泛起笑意。这个羞涩、平静的女孩，用一种惊人的方式维护着自己极其坚定的立场。他很高兴，但马上，他就十分震惊了。

“不要你来教我怎么做事！”她的父亲冲她吼起来。同时她的母亲也高声地斥责她是怎样不自重，她的生活与查尔斯连在一起将是多么危险，他们是怎样只想要她幸福，但现在，幸福给整个地毁掉了。耳边简直是一支古希腊的合唱队，玛丽埃勒站在风暴的中心，极其平静地注视着他们。十八岁的她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人，一个查尔斯心中知道自己要用一生去热爱的女人。

“爸爸，我不能解除婚姻，”玛丽埃勒又一次平静地说，“我怀了孩子了。”

这一次，查尔斯先是怔住了，接着突然哑然失笑。这很可能不是真的，但却是使他们放弃解除婚姻这一念头的最好的办法。她的话音刚落，一切就乱了套。她的母亲哭叫得更响了，她的父亲跌坐在椅子上，上气不接下气地直喘，说他胸痛发作了。她的母亲说玛丽埃勒害死了她的父亲。当这位老先生在他的好妻子的搀扶下离开房间的时候，查尔斯建议他们应该先回巴克大街，以后再与他的岳父母讨论这个问题。不久他和玛丽埃勒也离开了那里。他们在温暖的空气里走过几个街区，查尔斯看起来极为快活，他紧紧地拉过她，亲吻着她。

“你真聪明。我自己也应该想出这个主意来。”

“这不是聪明不聪明的事，”她看起来也在笑。“这是真的。”她看上去十分高兴，仅仅几分钟之前，她还是个小姑娘，而现在就要做母亲了。他惊呆了。

“真的吗？”

她点点头，仰望着他。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看起来，他的惊讶远大过忧虑。

“我拿不准……在罗马的时候……也许是在威尼斯……上周前，我还不敢完全肯定。”

“好啊。你这个小鬼头……”他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看上去快乐无比。“那么，狄劳内家族的继承人什么时候问世？”

“六月份。我想大概是这个时候。”

他从未想过要怎样去做一个父亲。这个消息本该让他害怕，因为这意味着他要放弃自由的生活了。但事实上他激动不已。他叫了辆出租车，车载着他们向巴克大街驶去，他们俩在车内后座上像两个孩子一样吻在一起，一点也没有就要做父母的样子。

她的父母还是那样疯狂反对的态度，但在争执了两周之后，他们终于缓和下来。玛丽埃勒的母亲把她带到香榭丽舍大街去看一位美国医生，事情得到了证实，她确实怀孕了。解除婚姻看来是不可能的了。他们的女儿确实很幸福，不管喜欢不喜欢，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接受查尔斯·狄劳内。他答应他们，在他们最后离开之前搬进更好的住所，雇一个女佣人，为未来的孩子雇一位护士，再买一辆轿车。他将使自己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她的父亲得到了他的承诺。但是不管是否值得尊敬，明显的事实是他们两个都欣喜若狂。

此后不久，玛丽埃勒的父母离开了法国，在经历了这一切激动、焦躁、紧张之后，他们觉得精疲力尽。她和查尔斯决定不回纽约过圣诞节了，可能永远也不回去了。在塞纳河左岸的阁楼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儿有他的朋友，他们过得十分幸福。虽然他的写作并没比这以前有所提高，但在一九二六年，在巴黎，有那么短暂的一段时光，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完美的。

当查尔斯拉开沉重的教堂大门时，他周身的每一块骨头都感到一阵颤栗，心也比平时更加悸动不已。这里的冬天与欧洲同样寒冷。他回到纽约已经很久了，很久以来他一直到教堂里来祈祷。他一边往里走，一边抬头看那巨大的拱形天花板。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后悔回到这里来。看到他的父亲病成这样，对周围的一切毫无知觉，他的情绪十分低沉。在枕头上沉睡的父亲有那么一刻，似乎认出了查尔斯。但是那一刻转瞬即逝，父亲那双茫然的眼睛重又合上了。不管什么时候望着父亲，查尔斯都感到寂寞。似乎老狄劳内业已离开人世。他最好已经这样。对查尔斯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

亲人了。他们都走了……就连他在西班牙曾与之共同战斗、同生共死的朋友们也已魂飞天外了。总是有太多的人需要他为之祈祷。

他往前走着，看到一个穿黑袍的牧师迎面走来。查尔斯慢步走向教堂后面，走向一间小祈祷室。有两个修女正在那里祈祷，那个年轻些的修女在他僵硬地跪在她们的旁边时向他笑了笑。他的黑发中已夹杂有灰发，但他的眼睛仍然如闪电一样明亮，一如十五岁时的他的眼睛。他仍然精力充沛，身体健壮，富有魄力。就连年轻的修女也能感觉到这点。他低下头，沉思默想所有的人，所有对他来说如此重要的人，那些他爱过的人，那些他与之共同战斗过的人，这时，他的眼睛里充满哀痛。但是，今天他来到这里不是为这些人祈祷的。他来这里是因为今天是他一生中最糟的一天的纪念日……九年前……离圣诞节还有两周。这一天，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他差点杀了她。他曾经疯狂得失去理智，心中只有愤怒和痛苦……一种如此可怕的痛苦，当时他真的忍受不了，他想要把她撕成碎片来结束这种痛苦，他想要时钟倒转回那一时刻，好让那一悲剧没有发生……但是他曾经那么深地爱着她……爱他们俩……想起这些，他即使是现在也不能够忍受这巨大的痛苦。他低着头，无法为他或她，或他自己或任何人祈祷，无法去想……那痛苦仍然如此巨大，几乎漫无边际，唯一与过去有些不同的是现在他已很少允许自己去想它了。但是每当触摸到心中那块仍然鲜活如生地方的时候，那痛苦依旧能让他无法忍受。他的两眼笔直地盯着前方，但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年轻的修女奇怪地望着他。眼泪慢慢流下他的脸颊。他就那样跪了好久，周围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恍若乌有。他想着他们，他们曾经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但是

永远也不会重新出现了，他在心底里想着他们，他很少允许自己去回忆这些，去这样触动自己心底的隐痛。但是今天，他就是为了能感觉到与他们更近一些才要来这里的。圣诞节前这一日子来临的时候，他的心绪总是会变得很糟。

如果是在西班牙，他也会在某个地方找一个教堂，一个小的礼拜所，一座小木屋，他也会有同样的思想，同样让他揪心的痛苦。但在那里，他的生活过于简单，这痛苦对他来说是一种安慰。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巨大教堂里的陌生面孔和冷灰色的石头，一如他与他行将离世的父亲共享的住宅里那些冷灰色的砖石。就在他慢慢站起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不会在美国呆很久了。他想回西班牙，那里需要他。在纽约，除了律师和银行家，没人需要他。而他对那些毫无兴趣，他从来就没有过。如果说在纽约他曾经关心过什么事情的话，现在的他已经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他从未成为他岳父所梦想的那种值得尊敬的人。想到这里，他笑了。他记起了他的岳父母，他们也都已作古。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三十五岁年纪的查尔斯·狄劳内仿佛已经活了十次。

他站了很久，站着看圣母玛利亚和圣子的雕像……想起了他们……不久他慢慢地走上他来时的路。此时，他的感觉比来时非但没有更好些，反而更糟了。他多想再一次感受到与安德烈的亲近。他多想要再次拥抱他那美妙温暖的身体、亲吻他那柔软的脸颊，多想他的小手能再紧紧握住他的大手。

在他慢慢走向教堂大门的时候，眼泪模糊了查尔斯的视线。他的双腿似乎更加疼痛，寒风呼啸着掠过教堂，这时，许久没有出现的幻觉又一次在他面前出现了。这一幻觉过去曾经经常发生，甚至是在战场上的时候，他都幻想着又一次看到了她。